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三

宗室列傳二

剡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太尉賜名侗顯德四年追封

杞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司

空賜名信顯德四年追封案太祖諸子早歲遇害本無事蹟原本過於簡畧疑有删節今據歐陽史家人傳云初帝舉兵於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侄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侄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滎為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於終鮮實動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剡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右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孳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恤守衛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越王宗誼世宗子漢末遇害顯德四年追封

曹王宗讓世宗子顯德六年封

紀王熙謹世宗子顯德六年封皇朝乾德二年卒

蘄王熙誨世宗子顯德六年封歐陽史家人傳云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須功德大成厥流於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巳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

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諴太傅吳王誠太保薛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右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周宗室列傳二世宗子　案歐陽史周家人傳世宗子七人第四子熈位即恭皇帝其應入列傳者尚有六子是書不載吳王誠韓王諴當是脫簡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四

列傳三

高行周字尚質幽州人也生于嬀州懷戎軍之鵰窠里曾祖順厲世戍懷戎父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塞唐武皇之平幽也表劉仁恭為帥仍留兵以

戍之以思繼兄為先鋒都將嬀州刺史思繼為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思繼弟為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州府為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籌之久之太原戍軍恣横思繼兄弟制之以法所殺者多太祖怒詬讓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遂併遇害仁恭因以先鋒子行珪為牙將諸子竝列帳下厚撫之以慰其心時行周十餘歲亦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别有傳

在唐書及莊宗收燕以行周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其下擁從鄉人趙德鈞謂明宗曰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位梁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軍對壘旦夕轉鬭常一日兩軍成列元行欽為敵軍追躡劒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欽獲免莊宗方寵行欽召行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下又念于明宗帳下已奪行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禄誘之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為國家事

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及兩軍屯于河上覘知梁軍自汴入楊村寨明宗晨至斗門設伏將邀之衆寡不敵反為所乘時矛稍叢萃勢甚危蹶行周鬬之出騎橫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鄆州也行周為前鋒會夜分澍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同光末出守絳州明宗即位特深委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

王都擒托輝皆有功賊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興初以北邊陷契丹用為振武節度使明年以河西用軍移鎮延安清泰初改潞州節度使晉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征之行周與符彥卿為左右排陣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彥卿引騎拒之尋為契丹所敗遂與敬達保晉安砦累月救軍不至楊光遠欲圖敬達行周乃引壯士護之敬達性戇不知其營護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其意何也繇是不復敢然敬達遂為光遠所害晉

祖入洛令行周還藩加同平章事晉祖都汴以行周為西京留守未幾移鄴都晉祖幸鄴會安從進叛命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明年秋平定漢南晉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鎮睢陽開運初從幸澶淵拒敵于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使時李彥韜為侍衛親虞候可否在已行周雖典禁兵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守脩然賓友過後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晉

軍降于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彦卿同守澶州戎王入汴召赴京師會草賊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宋史高懷德傳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羣盜大起懷德堅壁清野敵不能入行周率兵歸鎮敵遂解去）及契丹主死于欒城契丹將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遣死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為天平節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祖以行周為招討使總兵討之鄴平授鄴都留守加守太尉進爵臨清王乾祐中入

覲加守太師進封鄴王復授天平節鉞改封齊王太祖踐阼加守尚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户太祖以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彥超據兖叛太祖親征奉迎輿駕傾家載贄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八賵賻加等册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謚曰武懿子懷德皇朝駙馬都尉宋州節度使

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陁部人也祖山盛朔州牢城都

校贈太傅父金全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

唐書有傳審琦性驍果善騎射幼以良家子事莊宗為義直軍使還本軍指揮使天成初唐末帝由潞邸出鎮河中奏審琦為牙兵都校未幾入為歸化指揮使王師伐蜀充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凱旋改龍武右廂都校領富州刺史清泰初為捧聖指揮使領順化軍節度使其年鎮邢州兼北面行營排軍陣使從張敬達圍太原及楊光遠舉晉安寨降于晉祖審琦亦預焉晉祖踐阼

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旋以母喪起復天福三年就加檢校太尉尋改晉昌軍節度使京兆尹七年移鎮河中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開運末朝廷以北戎入寇以審琦為北面行營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與諸將會兵于洺州俄而敵騎大至時皇甫遇慕容彦超亦預其行乃率所部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馬為流矢所中勢已危蹶諸將相顧莫有敢救者審琦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

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為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若不濟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敵見塵起謂救兵至乃引去遂救遇與彥超而還晉少帝嘉之加兼侍中移領許州未幾移鎮兗海漢有天下授襄州節度使兼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屠襄郢審琦禦之而適朝廷賞功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歲餘又加守太傅國初封南陽王顯德

初進封陳王世宗嗣位加守太尉三年拜章請覲優詔許之加守太師增食邑至一萬五百户食實封二千三百户審琦鎮襄沔僅一紀嚴而不殘威而不暴故南邦之民甚懷其惠五年移平盧軍節度使承詔赴鎮因朝于京師世宗以國之元老禮遇甚厚車駕親幸其第以寵之六年正月七日夜為其隷人安友進安萬合所害時年六十三初友進與審琦之愛妾私通有年數矣其妾常慮事泄見誅因與友進謀害審琦友進甚有難色

其妾曰爾若不從我當反告友進乃許之至是夕審琦沈醉寢于帳中其妾乃取審琦所枕劒與友進友進猶惶駭不敢剸刃遽召其黨安萬合便殺審琦既而慮事泄乃引其帳下數妓盡殺以滅其跡不數日友進等竟敗悉為子守忠臠而戮之世宗聞之震悼輟視朝三日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守忠仕皇朝累為郡守

安審暉守明遠審琦之兄也起家自長直軍使轉外衙左廂軍使從莊宗平幽薊戰山東定河南皆預其功同

光中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改汝州防禦副使歷鳳翔徐州節度副使河東行軍司馬晉高祖龍飛以霸府上僚授振武兵馬留後遷河陽節度使不踰月移鎮鄜州丁內艱起復視事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為都部署領兵討之以審暉為副安陸平移鎮鄧州進位檢校太傅六年冬襄州安從進叛舉漢南之衆北攻南陽南陽素無城壁唯守衙城賊傅城下審暉登陴召賊師以諭之從進不克而退襄州平就加檢校太尉少帝嗣

位加檢校太師罷鎮授右羽林統軍歲餘出鎮上黨屬契丹内侵授邢州節度使居無何目疾暴作上章求代歸于京師養疾累年太祖即位召于内殿從容顧問尤所歎重將以祿起之審暉辭以暮齒願就頤養拜太子太師致仕封魯國公累食邑五千户實封四百户廣順二年春卒年六十三廢朝二日詔贈侍中謚曰靜子守鏻仕皇朝為贊善大夫

安審信穷行光審琦之從父兄也父金祐世為沙陁部

偏裨名聞邊塞審信習騎射從父金全天成初為振武節度使補為牙將俄而兄審通為滄州節度使用為衙內都虞候歷同陜許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祖起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以兵攻之而審信率先以部下兵適入并州晉祖以其故人得之甚悅其妻與二子在京師皆為唐末帝所戮但貸其老母而已幇丹既降晉安砦晉高祖以審信為汾州刺史檢校太保充馬步軍副部署晉祖入洛授河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審信性既翻覆率多疑忌在蒲中時每王人告諭騎從稍多必潛設備以防其圖已尋歷許兗州鎮所至以聚斂為務民甚苦之會朝廷謀大舉北伐凡藩侯皆預將師以審信為馬步軍右廂都排陣使俄改華州節度使漢初移鎮同州入為左衛上將軍國初轉右金吾上將軍三年夏四月太祖御乾元殿入閤審信不赴班位為御史所彈詔釋之時審信久病神情恍惚閤臺司奏劾揚言曰趨朝偶晚未是大過何用彈舉我終進奉二

萬緡盡逐此乞索兒輩未幾以病請退授太子太師致仕是歳秋卒年六十贈侍中謚曰成穆

李從敏字叔達唐明宗之猶子也沈厚寡言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為衙内馬軍指揮使從平汴洛補帳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鎮真定表為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從明宗入洛補皇城使出為陜府節度使王都據定州叛命王晏球為招討使率師討之以從敏為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

尋代范延光為成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封涇王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于財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為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為方遇子親族共立券書以為誓信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于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從敏令叛官陸浣鞫其獄而殺令遵北夢瑣言云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蚤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焉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

以令遵姪劉為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為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進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冐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師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寃令遵父詣臺訴寃詔本州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鞫之備明姦狀及詰二女伏行賂于節度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拉捕下獄具服贓罪事連從敏甚懼乃令其妻赴洛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曰朕用從敏為節度使而枉法

殺人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赴不須見吾面時王淑妃頗庇護之趙環等三人竟棄市從敏等止于罰俸而已北夢瑣言從敏初欲削官中宮哀祈竟罰一年俸長興初移鎮宋州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其子重吉為亳州防禦使從敏承朝廷命害之清泰中從敏與洋王從璋竝罷歸第待之甚薄嘗宮中同飲既醉末帝謂從璋從敏曰爾等何物處雄藩大鎮二人大懼賴曹太后見之叱曰官家醉爾輩速出去方得解晉祖革命降封莒國公再領陝州尋移鎮上

黨入為右龍武統軍出為河陽節度使漢祖入汴移授西京留守累官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國公歲餘以王守恩代還廣順元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詔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劒將剚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劒于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

紹光典郡仁誨累為右職後退歸鄉里以色養為樂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為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為從職及太祖西征嘗密賛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尚書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為樞密副使踰年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轉檢校太保入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世宗之北征也以仁誨為東

京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闕車駕迴加兼侍中尋丁內艱未幾起復顯德二年冬疾亟世宗幸其第親加撫問欷歔久之及卒世宗親臨其喪哭踊數舉是時世宗將行近臣奏云歲道非便不宜臨喪弗聽然而先之以桃茢之事時以為得禮誨為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于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詔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既葬命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文官為建立表特恩

也子勲累歷内職坌卒絶嗣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
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廵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
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為陰
責焉

張彦成潞城人也曾祖静汾州刺史祖述澤州闕
史父礪昭義行軍司馬彦成初為并門牙將天成中自
秦州鹽鐵務官改鄆州都押牙漢祖鎮北門表為行軍
司馬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汴洛累加特進檢

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代河中彥成有餽輓之勞河中平加檢校太師乾祐三年冬移鎮相州廣順初就加兼侍中尋移鎮南陽三年秋代歸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贈侍中宋史楊克讓傳乾祐中同州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為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祿退居別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

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父懷盛事唐武皇以驍勇

閻叔千習騎射從莊宗定河南為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命為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泰州刺史連判涿易二郡清泰初契丹犯鴈門叔千從晉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晉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歷邠滄邢晉四鎮節度使叔千鄙野而無文當時謂之安沒字言若碑碣之無篆籀但虛有其表耳開運初朝廷將大舉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俄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入汴百僚迎見于赤岡契丹主登高

罔駐馬而撫諭漢官叔千出班獨立契丹主曰爾是安沒字否鄉比在邢州日遠輸誠款我至此汝管取一喫飯處叔千拜謝而退俄授鎮國軍節度使漢初遇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愧惕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尋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二詔贈侍中

宋彥筠雍丘人也初隷滑州軍梁氏與莊宗夾河之戰彥筠時為戰棹都指揮使以勞遷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從康延孝為前鋒蜀

平歷維渝二州刺史明宗在位連典數郡晉初自汝州防禦使討安從進于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未幾歷晉陜二鎮晉少帝嗣位再領鄧州尋移鎮河中漢初授太子太師致仕國初拜左衛上將軍世宗嗣位復為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冬卒于西京之私第輟視朝一日詔贈侍中初彦筠入成都據一甲第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為其所有一旦與其主母微忿遽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彦筠心不自安乃

修浮屠法以禳之因而溺志于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之日常衣斬縗號慟于其像前其佞佛也如是家有侍婢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大為當時所誚又性好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國將終以伊洛之間田莊十數區上進竝籍于官焉

史臣曰近代領戎藩列王爵祿厚而君子不議望重而人主不疑能自晦于飲酌之間保功名于始終之際如行周之比者幾何人哉奕世藩翰固亦宜然審琦有分

闔之勞乏御家之道峰摧玉折蓋不幸也其餘雖擁戎旃未閑閫政固不足與文卲龔黄爲比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五

列傳四

王殷瀛州人曾祖昌裔本州别駕祖光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於魏軍殷自言生於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為偏將唐同

光末為華州馬步軍副使因家於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從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從違皆先禀于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為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

歐陽史殷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

晉天福中丁內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為末將出處

無損益于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雜亂少罹偏罰因母
鞠養訓導方得成人不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
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
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討杜
重威于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于首久之出
折鏃于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領夔州節度使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澶州及
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

不克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鄴請太祖赴内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有戎兵處咸禀殷節制又于民間多方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鄴時帑廩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三年夏太祖征兖還殷迎謁于路宴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謁令口諭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

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太横福進入朝摭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禋有日殷自鎮入覲太祖令依舊内外廵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今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疾步履稍艱多不視朝俯逼郊禋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於滋

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遽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鄴城寺寺鐘懸絶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都人餞于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于禍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為衙内指揮使不候詔仁誨誅之遷其家屬于登州

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父神劒累贈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於

大內福進時為宿衛軍校獨出死力拒戰于內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為奉聖軍校出為磁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歷鄭隴二州防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團練使入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丹陷中原令中朝文武臣寮數十人隨帳北歸時福進預其行行次鎮州聞戎王已斃其黨尚據鎮陽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儔合謀力戰盡逐契丹據有鎮陽時漢祖已建號于河東詔以福進為北

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尋拜曹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太祖出鎮于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内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鎮鎮州數年之間北鄙無事及聞太祖將有事于南郊拜章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及之任卒于東京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時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軍節度使卒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貞明中事故鄴帥楊師厚以勇

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于麾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同光初爲效節軍使轉劒直指揮使尋以忤于權臣出爲汝州小校凡留滯十餘年清泰初詔諸道選驍果以實禁衛由是得入典禁軍晉初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鄴都累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後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衆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於京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徒沁州刺史時王師方討

襄陽尋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卧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温飽則筋力有怠將来何以報國也及漢有天下復為奉國右廂都校遥領閬州防禦使從太祖平鄴加檢校太保乾佑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遥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分屯於河西二年正月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

營皆惶懼不知所為惟詞神氣自若令於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冑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為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鎮邢臺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鎮河陽顯徳初世宗親征劉崇詞奉命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廻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尋命為隨駕都部署又授河東道行營副部署

其年夏車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於鎮年六十有五贈中書令諡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常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鎮能靖恭為治無苛政以擾民諡曰忠惠議者韙之子延欽仕皇朝為控鶴廂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少落魄不事生業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衆為盜封境患之符彥超為河朔郡守以賂誘置之左右長興初彥超鎮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構亂軍

州令進齊變狀聞於朝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于軍中洎契丹内寇戰於膠口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果擢為馬前親校漢祖鎮河東或遣上警急令進齎封章達於闕下旬并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由是恩撫頗厚繼任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太祖入平内難以功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為政之道頓減于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秋以疾卒于任贈檢校太師

史彦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累功至龍捷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内難彦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協物情彦超與何徽協力固拒累挫賊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為援寇戎宵遁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彦超為

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先鋒如故大軍至河東城下契丹營于忻代之間遥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彦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彦卿襲契丹于忻口彦超以先鋒軍追蕃寇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爲賊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示加等也仍命優恤其家焉

史懿字繼美代郡人也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考建瑭事唐莊宗爲先鋒都校唐書有傳莊宗之伐鎮陽時

建瑭為流矢所中而卒懿時年甫弱冠莊宗以其父歿於王事名拜昭德軍使俄遷先鋒左右廂都校俾嗣其家聲天成中為涿州刺史晉初由趙州刺史遷洺州團練使尋歷亳鳳二州防禦使晉祖以其弟翰尚晉國長公主故尤所注意天福中授彰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開運初歷澶貝二鎮節度使三年移鎮涇原未幾契丹入中原時四方征鎮為戎王所召者靡不磨至惟懿堅壁拒命仍送欵于漢祖漢有天下就拜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及賜功臣名號廣順初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進封邠國公顯德元年春以抱病歸朝（東都事畧楊廷璋傳周太祖嘗諭廷璋圖涇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途經洛卒于其第年六十二贈中書令

王令溫字順之瀛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溫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廳直軍校明宗以之為統帥嘗與契丹戰于上谷明宗臨陣馬逸為敵所迫令溫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

連發敵兵為之稍却及明宗即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洺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于鎮州晉祖以令溫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於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令溫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没於契丹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及靈武漢有天下復為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

度使罷鎮歸朝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
贈侍中
周密字德峯應州神武川人也初事後唐武皇爲軍職
莊宗之平常山明宗之襲汶陽密皆從征有功莊宗平
梁授鎮州馬軍都指揮使明宗即位累遷河東馬步軍
副都指揮使晉天福初除冀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司徒
入爲右羽林統軍檢校太保四年秋授保大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屬部民作亂密討平之尋移鎮晉州加檢校

太尉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秋出鎮延州其年冬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為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於太原隨漢祖歸汴久居於闕下廣順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元年春卒時年七十五長子鋭仕皇朝為内職次子廣歷諸衛大將軍

李懷忠字光孝太原晉陽人父海本府軍校懷忠形質魁壯初事唐莊宗隸于保衛軍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

城以功補本軍副兵馬使莊宗平定山東累遷保衛軍
使天成中歴陜府許州滄州都指揮使遥領辰州刺史
清泰初以河西蕃部寇鈔命懷忠率方渠晉祖受命以
懷忠故人召典禁兵三遷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遥領
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未幾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
少帝嗣位入爲右羽林統軍改左武衛上將軍廣順中
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詔贈太子太師
白文珂字德温太原人也曾祖辯父君威遼州刺史文

珂初事後唐武皇補河東牙將改遼州副使莊宗嗣位轉振武都指揮使天成中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表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遥授舒州刺史檢校司空歷青州魏府都指揮使歷瀛蔚忻代四州刺史領代州日兼蕃漢馬步都部署漢髙祖鎮并門表爲副留守檢校太保漢國初建授河中節度使西南面招討使檢校太傅漢祖定兩京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幾鎮陜州檢校太師會河中李守貞叛詔充河中府行營都部署

時文珂已老朝議恐非守貞之敵乃命太祖西征河中平文珂授西京留守河南尹太祖踐阼加兼中書令頃之以太子太師致仕世宗即位封晉國公顯徳元年卒于西京年七十九輟視朝一日子廷誨仕皇朝歴諸衛將軍卒

白延遇字希望太原人也幼畜於晉之公宫年十三從晉祖伐蜀以趫悍見稱晉有天下歴典禁軍累遷至於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於鎮州帥衆數萬

詣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預其行乃泣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于宗城延遇率其屬先犯之斬級數十戰既酣而劒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即命中使以寶劒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校後出為汾州刺史遷復州防禦使國初加檢校太傅尋受代歸闕屬太祖親征兖海以延遇為先鋒都校兖州平授齊州防禦使歲餘改兖州防禦使在兖二年為政有聞人甚安之州民數

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顯德三年冬世宗命宰臣李穀為淮南道軍都部署乃詔延遇為先鋒都校三年春帥其所部與韓令坤先入揚州軍聲甚振尋命以別部屯于盛唐前後敗淮賊萬餘衆四年夏世宗迴自壽春制以延遇為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衆南征是年冬以疾卒于濠州城下詔贈太尉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以屠狗為業善角觝戲初事偽蜀為軍校唐同光中莊宗命魏王繼岌帥師伐蜀時景思

以所部戍于固鎮首以其城降於繼岌乃授興州刺史
為貝州行軍司馬屬契丹攻其城因陷于幕廷趙延壽
素知其名令隸于帳下署為所部壕砦使開運末契丹
據中原以景思為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
攻圍其城景思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
出使人告于隣郡得援軍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
民賴是以濟漢初改授鄧州行軍司馬常鬱鬱不得志
後受代歸闕乾祐中命景思為沿淮巡檢使屢挫淮賊

時史弘肇淫刑黷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弘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為内應弘肇即令親吏殿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

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並在此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惟衣一筒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景思別有紀綱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弘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其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義于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其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冤横弘肇憫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願亳之人隨至

京師衆保證之弘肇乃令鞫告事者具伏誣陷即斬之
遂奏釋景思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来寇世宗親揔六
師以禦之及陣于髙平景思於世宗馬前距躍數四且
曰願賜臣堅甲一聨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
因以髙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為効順指揮命景思
董之使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
乃命遥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率衆攻
圍濠州四年冬因力戰為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

憫之詔贈武清軍節度使

史臣曰自古為人臣者望重則必危功崇則難保自非賢者疇能免之況王鄴師昧明哲之規周太祖乃雄猜之主欲無及禍其可得乎自福進而下皆將帥之英也擁旌作翰諒亦宜然惟彥超以捍寇而没可不謂忠乎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攷證

周列傳四王殷傳瀛洲人　案歐陽史作大名人

劉詞傳轉劒直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長劒指揮使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據是書則詞以兼侍中贈中書令非贈侍中也疑歐陽史誤

史彦超傳與龍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　案歐陽史作彦超遷虎捷都指揮使與是書異

史懿傳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案本名二句疑為

後人竄入考史懿名匡懿避太祖御名故去匡字薛史成于開寶六年不應預稱爲太祖或係宋人讀是書者附注于後遂混入正文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暉字重光澶州人也弱冠以驍果應募始隸于莊宗帳前與大梁兵經百餘戰以功遷馬直軍使同光中從魏王破蜀命暉分統所部南戍蠻服明宗即位徵還授

禁軍指揮使晉有天下參掌衛兵從馬全節圍安陸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功改奉國指揮使開運末以部兵屯于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意及聞漢祖建義于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謀逐契丹所命官屬據有陝州即時馳騎聞于漢祖通鑑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晉陽漢祖乃命暉為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漢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飛達于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

爲旋加檢校太尉乾祐初移鎮鳳翔加同平章事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即命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于蒲趙思綰據于雍與景崇皆遞相爲援又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乃潛使千餘人于南城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須臾西南塵起城中以爲信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

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檢校太保兼侍中國初就加兼中書令三年春拜章請覲詔從之入朝授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受代歸闕以疾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進封秦國公尋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贈尚書令

王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為內職遷懷衛二州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告歸于潞

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于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為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潞城歸于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通鑑云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高防與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率衆大譟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宋史李萬超傳云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遁去反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勳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為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乃命史弘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

曰汝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為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葢為社稷計耳今若賊害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漢祖即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及改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掊斂為務雖病瘵殘瘁者亦不免其稅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為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為賀客因獲百數笏而退太祖迴自河中駐軍于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

曾為守恩非理割剥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既殺史弘肇等漢少帝召羣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越班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如此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右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舁疾歸洛而卒五代史補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戈路由洛陽時王守恩為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高祖遥見大怒且疾驅入于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恩乘檐子俟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為留守汝

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于是即時禮上項之吏馳去報守恩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爲留守訖守恩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貸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爲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爲理

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縣人故太子太師致仕勍之猶子也父延緘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年九十餘卒知濬仕梁爲天興軍使同光末勍鎮昭義時莊宗用唐朝故事以黄門爲監軍皆恃恩暴横節將不能制明宗鄴城之變諸鎮多殺監軍時監潞者懼誅欲誘鎮兵謀變知濬

伏甲于室淩晨監軍來謁執而殺之軍城遂寧明宗嘉之洎就罷鎮以知濬為澤州刺史入為左驍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唐復成三郡刺史晉高祖即位用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舒州刺史從征范延光于鄴遷宿州團練使俄改隴州防禦使開運中移刺鳳州累官至檢校太傅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邇邛蜀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失契丹主稱制署滑州節度使漢祖受命自鎮入朝隱帝嗣位授密州

防禦使踰歲以疾受代歸朝廣順三年冬卒于京師
王繼弘冀州南宫人少嘗為盜攻剽閭里為吏所拘械
繫于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致之麾
下晉高祖為明宗將署為帳中小校天福中為六軍副
使性負氣不避禁中與同列忿爭出配義州軍歲餘為
奉國指揮使從契丹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契丹
主留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弘每造其第
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

畧無猜忌會契丹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弘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征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弘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加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不法必切言之繼弘以爲輕已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制漢末移鎮貝

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年六月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于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仕皇朝歷内諸司使

馮暉魏州人也始為効節軍士拳勇騎射行伍憚之初事楊師厚為隊長唐莊宗入魏以銀槍効節為親軍與梁人對壘河上暉以犒給稍薄因竄入南軍梁將王彦章賓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從明宗征潞州誅楊立有功又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時

荆州高季興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荆軍長興中為興州刺史以乾渠為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衆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于同州衙職安置未幾從晉高祖討蜀蜀人守劍門領部下兵踰越險阻從他道出于劍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朝廷以暉為澶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以暉為馬步都將孫鋭為監軍自六明鎮渡河將襲滑臺尋為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為延光城守明年秋暉因

出戰而降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鄜平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朝廷以暉强暴之名聞于遐徼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殽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悦党項拓拔彦昭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為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由是易為交市暉朞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議

患之隆平集藥元福傳西戎三族攻靈州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馮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旱海攜糧至暉食盡詰朝行四十里而敵騎數萬扼要路暉大懼遣人致賂求成雖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奈何元福曰彼正欲困我耳察其勢敵雖衆特依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驍銳先薄西山彼或少卻當舉黄旗為識暉善其謀斬馘殆盡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惟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善又達情乞

移鎮邠州即以節旄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陝州暉獻馬千匹駞五百頭在陝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即以王令温為靈武節度使暉既典禁兵兼領近鎮為朝廷縻留頗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彦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漢高祖革命就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兼侍中國初加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贈衛王子繼業朔方衛内都虞候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

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皇朝乾德中移于内地今為同州節度使

高允權延州人祖懷遠本郡牙將懷遠生二子長曰萬興次曰萬金梁唐之間為延州節度使卒于鎮允權即萬金子也雖出于將門不嫻武藝起家為義川主簿歷膚施縣令罷秩歸延州之第晉開運末以周密為延帥延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及契丹入汴一日州兵亂攻密密固守東城亂兵既無帥亦無敢為帥者或曰

取高家西宅郎君爲帥可也是夜未曙允權方寢亂軍排闥請知留後事遂居于西城與密相拒數日河東遣供奉官陳光穗宣撫河西允權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密棄東城而去漢祖遣使就加允權檢校太傅仍正授旄鉞漢祖入汴允權屢修貢奉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協其年李守貞據河中叛密搆彝興爲援及朝廷用兵夏州軍逼延州允權上章論列彝興亦紛然自訴朝廷賜詔和解之太

于太師致仕劉景巖允權妻之祖也退老于州之别墅景巖舊事高氏為牙將亦嘗為延帥甚得民心景巖以允權婚家後輩心輕之允權恒忌其强是歲冬盡殺景巖之家收其家財萬計以謀叛聞朝廷不能辨關西賊平方面例覃恩命就加允權檢校太師太祖即位加兼侍中廣順三年春卒其子紹基匿喪久之又擅主軍政欲邀承襲觀察判官李彬以為不可當聽朝旨紹基與羣小等惡其異議乃殺彬紿奏云彬接搆内外謀殺都

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誅戮訖其妻子及諸房骨肉尋令捕繫次太祖聞之詔並釋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後朝廷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廵檢給基乃發喪以聞輟視朝兩日

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為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阮性温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郡屢為邊患起從阮為河東牙將領府州副使

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邊事加檢校工部尚書復授府州刺史晉高祖起義以契丹有援立之恩賂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北屬既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從阮因保險拒之晉少帝嗣位北絶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令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

虞候漢祖建號晉陽引兵南下從阮率衆歸之尋升府為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焉授從阮光禄大夫檢校太尉永安軍節度府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功臣名號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太師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扆為府州團練使授從阮武勝軍節度使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滑州又改陝州二年冬授静難軍節度使世宗即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請代優詔許之顯德二年冬赴闕

行次西京以疾卒時年六十四制贈中書令

王饒字受益慶州華地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沈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軍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運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為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為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

閬州團練使晉末契丹據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尅復諸夏惟常山郡為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鄜州觀察留後加光禄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于京東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

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孫方諫鄭州清苑縣人也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敎聚其徒聲言屍不壞因復以衣襟瞻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敎率衆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爲砦主晉開運初定帥表爲邊界遊

奕使 宋史孫行友傳方諫懼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署為東北面招收指揮使且賜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産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焉易定帥聞于朝因以方諫為邊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多所殺獲乘勝入祁溝關平廓城破飛狐塞契丹頗畏之求請多端因少不得志潜通于契丹戎王之入中原也以方諫為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節度使方諫恚憤與其黨歸狼山不受契丹命漢初契丹隳定州城塹燒爇廬舍盡驅居民而北中山為之一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衆迴保定州上表請命漢祖嘉之即授以節

鉞累官至使相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使朝廷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宋史云行友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乗間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爲定州留後又以弟議爲德州刺史兄弟子姪職内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彦超代之車駕駐蹕于并門方諫自華覲于行在從大駕南巡以疾就醫于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贈太師其弟行友繼爲定州節度使皇朝乾德中以其妖妄惑衆詔毁

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以行友為諸衛大將軍自是妖徒遂息焉　續通鑑長編建隆二年八月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奏其事上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蒼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已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

史臣曰昔晉之季也敵騎長驅中原無主漢祖雖思拯

溺未果圖南趙暉首變陜郊同扶義舉漢之興也暉有力焉命以作藩斯無媿矣守恩乗時效順雖有可觀好利殘民夫何足貴允權方諫因版蕩之世竊屏翰之權比夫畫雲臺之功臣何相去之逺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周列傳五高允權傳祖懷遷　懷遷原本作懷遠今據

歐陽史改正

孫方諫傳又以弟議為德州刺史　弟議宋史作行義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七

列傳六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為農為儒不恒其業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

劉守光署為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訪于僚屬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寘于獄中尋為人所救免守光敗遁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廵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曽見杜黄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為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併有河北文翰甚繁一

以委之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
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為効命者設
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别擇一人為帥孤請
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衆道執筆
乆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
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
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諠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
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

韜入謝因道為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莊宗即位鄴宮除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緑衣賜紫梁平遷中書舍人戸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談苑道聞父喪即徒步見星以行家人從後持衣囊追之及遇歳儉所得俸錢悉賑于鄉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時契丹方盛素聞道名欲掠而取之會邊人有備獲免明宗入洛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宗曰馮道朕素諳委甚好宰相儀拜端明殿

學士端明之號自道始也未幾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于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兎園策道尋知之召贊謂曰兎園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贊大愧焉歐陽史云兎園策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北夢瑣言云兎園策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困學紀聞云兎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

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兎園名其書馮道兎園策謂此也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進賀平中山王都表云復真定之逆城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真定也琪昧于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為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于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為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醨之態繼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尚書集賢殿弘文館大學士加尚書左僕射封始

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謁既退明宗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卧則芻藳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樵採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果

為馬所顛仆幾至于損臣所陳雖小可以諭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他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得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有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遽命侍臣録下每自諷之道之發言簡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時以諸經舛繆

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彫為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為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循故事也道為政閑澹獄市無撓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麤獷因事詬道于牙門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開尊設食盡夕而起無撓愠之色未幾入為司空及晉祖入洛以道為首相二年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祖亦獻徽號于契丹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晉祖又曰

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談苑云道與諸相歸中書食訖外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戰道取紙一幅署云道去即遣寫勑進堂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即日舍都亭驛不數日北行晉祖餞宴語以家國之故煩耆德遠使自酌巵酒賜之泣下及行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遠俗也如此談苑云契丹賜其臣牙笏及臘日賜牛頭者為殊禮道皆得之作詩以紀曰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契丹主甚喜遂潛諭留意道曰南朝為于外宜有分别哉道在契丹凡得所賜悉以市薪炭徵其意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為之備若將久留者契丹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留固遣乃去猶更住館中月

餘既行所至留駐凡兩月方出境左右語道曰當北土得生還恨無羽翼公獨宿留何也道曰縱急還彼以急脚馬一筋即追及亦何可脫但徐緩即不能測矣衆乃服四年二月始至京師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唐朝故事竝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尋加司徒兼侍中進封魯國公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廷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道嘗上表

求退晉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為比晉少帝即位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為是不同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聖人也猶為叔孫武叔所毀況道之虛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有人間道于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如禪僧不可呼鷹耳由是出道為同州節度使

歲餘移鎮南陽加中書令契丹入汴道自襄鄧召入戎王因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䕶之所至也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晉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統其衆及北去留其族嘉哩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共逐出嘉哩尋復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為皆諸將之力也道以德重人

所取則乃為衆擇諸將之勤宿者以騎校白再榮權為其帥軍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槖裝以贖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留道與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歳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契丹帥滿達召道等至帳所欲諭之崧偶先至知其旨懼形于色滿達勒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既而相

遇于帳門之外因與分首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契丹交鬬鼓鼙相及是日若齊至與滿達勒相見稍或躊躇則悉為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隂報昭感多此類也及自常山入覲漢祖嘉之拜守太師

洛陽搢紳舊聞記贈太監張公璨漢祖即位之初為上黨戎判漢祖在北京時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貿易及民間盜用之如有牛死即時官納其皮法既立而犯者甚衆及即大位舉行請禁天下牛皮法與河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黨民犯牛皮者二十餘人獄成罪俱當死太監時為判官獨執曰主上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餘人死尚閒可使天下犯者皆銜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大聚甲兵須藉牛皮嚴禁

之可也今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時三司使方用事執政之地除馮瀛王外皆惡之曰豈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詔勑力言于漢祖漢祖亦怒曰昭義一判官是何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勑俱死大監以非毁詔勑亦死勑未下獨瀛王非時請見漢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殺之亦足為陛下惜昭義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禄居陛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殺臣當輔弼之任使此勑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當誅稽首再拜又曰張璨不合加罪望加勑赦之漢祖久之曰已行之矣馮瀛王曰勑未下漢祖遽曰與赦之馮曰勑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勑記其略曰三司邦計國法攸依張璨體事未明執理乖當宜停見職犯皮者貸命放之大監聽勑拜訖閒勑云執理乖當尚曰中書自不能執理若乾祐中道奉朝一一教外道判官執則焉用彼相矣

請外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于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為戎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祿位備歷艱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炯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祕書

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余階自将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宫使再為弘文館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宫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内觀

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為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為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

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勲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翊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祕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祕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

中第三亡子可自祕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戸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祕書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内都指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女幼亡唐長興二年勅瀛

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為孝行里洛
南莊買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靈臺里奉晉天福五年
勅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台里時守司徒
兼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為太尉鄉中台里改為
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
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闗敎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
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于
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

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籧篨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有微益于國之事節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

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
矣有莊有宅有羣書有三子可以襲其業于此日五盥
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子為弟為
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
矣為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
誠有愧于歴職歴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
一杯食味别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
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敘云及太祖平内難議

立徐州節度使劉贇為漢嗣遣道與祕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贇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門內是日贇率左右甲士闔門登樓詰崇所自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為為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為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

人至是其言驗矣青箱雜記載馮道詩全篇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太祖甚重之每進對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為山陵使會河東劉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議欲親征道諫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竝是太宗親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留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宮

未及祔廟一夕薨于其第時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
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輟視朝三日冊贈尚書令追
封瀛王謚曰文懿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
餘年以持重鎮俗爲巳任未嘗以片簡擾于諸侯平生
甚廉儉逮至末年閨庭之内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
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惜之五代史補馮道之鎮
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
參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絶書于判後云荆棘森
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
惶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創之馮瀛王道

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道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于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嘗令彈于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遶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為戒曷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成而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于此

史臣曰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

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謚為文貞文忠者蓋謂此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八

列傳七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以下原本有闕文長興末為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于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為岐師以主禮待之覩其儀

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于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缾中月夜焚香禱請于天旭旦以筯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顗末帝素已奇待歡然命之即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内侵强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

糾者銓選擬掄之微纇時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竝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已怒甚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衆所嗤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既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八月親征過徽陵拜于闕門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

人所論將為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于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晉祖入洛

罷相為吏部尚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逐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及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踈怠者楊邠怒凡有病不在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為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歐陽史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二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為其子龜齡所費不數

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為誡焉

馮胥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以下原本有闕文唐末帝即位用為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胥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為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衆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劉昫為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上御史臺定例同光巳來李琪盧質繼為僕射質性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俏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徵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即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俏孫即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

揮袂而退自後日青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二侍郎如仰霄漢凝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胥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胥孫素未諳練無能專决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為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懐州胥孫留

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皆危急君臣計無所在俄而脩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脩孫好古慕韓愈之為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宋之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黄卷中見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為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愈

為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肖孫笑而荅曰佛佞于則多矣李嵩相晉用李專美為贊善肖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肖孫得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肖孫好為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關養素惟事謳吟著述嗜八分書題尺酬荅必親札以銜其墨蹟肖孫將卒之前覩白虺緣于庭槐軀之失所在肖孫感賦鵩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九月卒于洛陽詔贈

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肖孫初為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邐店其地有上邐神祠見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為翰林學士肖孫以為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相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太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肖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為

監察御史自逢堯以下仕皆不顯曽祖敞祖濡皆以凝
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尚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
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
敏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
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
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
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辟置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
莊宗相拒于河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惟凝隨之瓌

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得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弓而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歷鄆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部侍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詔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牓之日設

棘于門及閑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啓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為得人澠水燕談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名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户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復入翰林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

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晉高祖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勲等領兵討焉相遇于湖陽從進出于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于敗由凝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太子

太傅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于其第年五十八輟視朝兩日詔贈侍中凝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為文章長于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宋朝類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賢乃嫁其名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述分為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為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之此

凝之意也長子峻卒于省郎次子峴錦繡萬花谷引范蜀公蒙求云和峴晉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美仕皇朝為司勲員外郎

蘇禹珪字玄錫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為郡人也父仲容以儒學稱于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遼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并管記累檢校官至戶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為兼判開運

末契丹入汴漢祖即位于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莅阼兼刑部尚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内難禹珪遁入都城為兵士所擄翼日太祖令人求之既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

然無咎時人以為積善之報也子德祥登進士第累歷臺省

景範淄川長山人（以下原本有闕文據世宗紀景範父名初以戶部郎中致仕）世宗之南征也命為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艱于國用乃以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册府元龜載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惟上玄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開興行而風雨未之咸若豈刑政之所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由是進用良臣輔宣玄化雖朕志先定亦輿情具瞻爰擇良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逮事渺躬愈傾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撿身為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勲賢於留府副徵發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革宣室圖功思先朝欲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聽朕言往敷玄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叙彝倫予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略天人之際懸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才是賦勉思倜儻以致君勿狃因循而保位佇聞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範為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二年冬以疾卒于鄉里

優詔贈侍中官為立碑焉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紀耽于貨殖㣲孫傷于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如成績之文采玄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君子儒矣以之爰立何用不臧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攷證

周列傳七和凝傳欲預出宣敕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領兵擊之　案洛陽搢紳舊聞記作已命高行周為招討張從恩為都監仍令焦繼勲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未北征已命將校矣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考證